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平陽府志卷之六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七

起丁巳明孝宗弘治十年盡乙丑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凡九年

巳丁

十年春三月詔求直言

以旱癘修省也于是主事胡燿上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于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論方士中官相結傳奉冗員之害疏入畱中不報時祠祭郎中王雲鳳給事中葉紳御史張縉等皆應詔陳時事大旨如燿言紳歷數廣罪更言廣假果戶為名侵奪畿民地幾至激變四方輸納上供威取勢逼致民破產內而皇親駙馬事之如父外而總兵鎮守呼之為公疏凡數百言斥廣為肘腋大奸而雲鳳請斬廣首以弭災變其言尤激廣銜雲鳳次骨令校尉日伺其出入欲中傷之不得會帝以祠祀省牲還雲鳳騎馬從鑾輿後遂劾下錦衣獄謫知陝州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帝卽位雖間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前後庶僚以忤璫被陷者戶部員外郎周時從請寘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輩于重典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

法司逮治理刑知縣王嶽為中使李彪所窘辱御史任儀不平上其事并儀下吏御史車梁條列時政言東廠所獲盜先以嚴刑具成案然後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請自今徑送法司毋先刑訊主東廠者言梁從父郎中震先以罪為東廠所發挾私妄言遂下錦衣獄主事盛應期范璋董開河中官探薦新時物者怒其辟除民舟不力効應期璋阻撓內使劉雄道儀真以知縣徐淮賴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皆械繫至京下獄賴諸所排陷者帝亦旋悟其過廷臣申救即寬之僅子薄譴不深罪也方燿等應直言詔劾廣眾恍其必為廣陷而廣怒雲鳳甚專意

質實

胡燿字仲光蕪湖人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張紳華亭人

傾之燿等竟得免

周時從史不詳其鄉邑王嶽靈壁人任儀閩縣人車梁

車霆並山西永甯人盛應期字斯徵吳江人范璋餘姚

人徐淮

武城人

發明

史稱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在明代諸帝中

當與仁宣媲美其時閣寺之橫恣亦未若英憲

兩朝之甚所寵任特著者惟李廣而已廣既為胡燿

所劾雲鳳等復相繼交章則立正廣罪以符修省應

天之實斯可矣乃置若罔聞以致廣輩轉得陰伺

其隙逮下錦衣然則所謂求直言者何所取耶

明代人君宴處深宮罕聞
召見大臣之事孝宗獨能
知裁決向知勵精圖治之
君劉健等正宜殫心竭誠
以事贊成上理何轉以事
體繁多請出外詳閱是君
勞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
憚煩不獨無以副疇咨亦
實所以乖夙夜蓋由當時
堂廉賒隔為大臣者遂不
復知引對之可移晷刻耳

召大臣議政文華殿

先是大學士徐溥上言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
時上聞又帝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
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
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且近聞有以齋醮
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
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肅宗信柳泌以煩身其
禍可鑒陛下若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
假妖妄之說今雖太平無事然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
至而憂無益于事願陛下三復唐臣李絳之言帝納之
及是御經筵畢遂召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于文華殿
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卿輩議溥等擬上帝應手改定事
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
退帝即位以來宣
召顧問自此始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指揮劉欽等戰死

指揮王王偕欽等出禦敵倂走追之遇伏敗績欽等二
十七人戰死王僅以身免尋復縱兵犯大同連營二十
里巡撫劉瓛等惟報寇警而已○時寇數入邊無虛歲
京師民訛言震驚兵部請榜諭給事中屈伸曰若榜示

人心愈驚漢建始中都人說言大水至議令吏民上城
避之王商不從頃之果定今當以為法事遂寢明年洪
鐘撫順天以潮河川去京師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百餘
丈水漲成巨浸水退則坦然平陸因言古北口東三里
許其山外高內庫約餘二丈可鑿為兩渠分殺水勢而
于口外斜築石堰以束水置關堰內守以百人使寇不
得馳突可免京師北顧憂且得屯種河壩地兵部尚書
馬文升等請從之比興工鑿山山石崩壓死者數百人
言者請罷役不聽未幾工成侍郎張達往視還言石洞
僅洩小水地近邊垣多沙石不利耕種屈伸因劾鐘欺
妄罪諸言官及兵部皆請逮鐘帝質實川在密雲縣東
以鐘為國繕邊不當罪停俸三月順義縣合于白河按今
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至順義縣合于白河按今
潮河水自密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
劉燾安福人屈仲字引之任
邱人張達字時達泰和人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
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
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
官武臣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

皆許勢冢無所牟利不兩月儲積充羨。先是李敏巡撫大同見北方諸省轉餉至者道遠耗費及爲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奏令糧一石徵銀一兩輸邊民樂輕賈一時稱便然軍儲由此全資市糴始則利歸勢家後乃空乏時告云

秋九月振山東水災

時濟兗青登萊五府大水命有司振之十一月振四川水災是年免南畿山西陝西被災稅糧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卽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訟冤下廷議列上其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及是韃靼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蹂躪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尙書屠繡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
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
南軍尤託以心腹我太祖法古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
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以
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
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直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大臣
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質實**洪武親軍十六衛按明史
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質實**職官志上直衛親軍指揮
使司二十有六曰錦衣衛旗手衛金吾前衛金吾後衛
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
前衛府軍後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
金吾左衛金吾右衛羽林前衛燕山左衛燕山右衛燕
山前衛大興左衛濟陽衛騰驤右衛武驤左衛武驤右衛
永樂中置曰騰驤左衛騰驤右衛武驤左衛武驤右衛
宣德八年置番上宿衛名親軍以護宮禁不隸五都督
府據此則洪武中所置親軍不隸五府者止十二衛未
嘗有十六衛永樂中所增置者亦止十衛未嘗有十二
衛與馬文升所稱洪永之制頗互異焉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太子生八年矣猶未出閣給事中葉紳請擇講官侍學
尋有是命太子性穎慧善矜飾每聽講客色莊謹端目

午戊

旋風吹物安得遠踰數千里其事荒誕不經焉知非越欲假奇蹟希榮陰結朝鮮使臣詭詞附進景泰遠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若領會不數日儒臣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以故不
至必顧問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而東宮宦豎不欲太子
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
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
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
以他事妨之古人入歲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
親正人庶民且然况太質實吳寬字原博長洲人
子天下本哉帝嘉納焉

小王居山後久熟知徑路累招伊瑪克呼等擾邊越
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傍敵來襲
復追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自小王子頻年
入寇諸守臣未能有禦之者是年五月甘肅參將楊翥
一敗之肅州境外至是越復敗之柳溝邊人競以戰勝
賀然古北口尋報警未幾又入遼東都指揮王臣死之
敵勢固未嘗少挫也論功進越少保方條上制置哈密
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
患卒○初越舉景泰二年進士廷試對策忽旋風起颺
其卷去更給卷乃畢事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
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
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

爾深信詭為神奇且謂其
當任風憲附會真不值一
笑然越以依附中滑圖節
鉞以逞其豪縱品行本無
足稱則爾時之超授臺中
又安知非別有夤緣牽引
特借此以掩人耳目乎

後屢告邊功晉威寧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校多出其門
賞予畧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圍鑪飲諸
伎擁琵琶侍一小校調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
命飲卽賜之厄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予之校感
激所至為盡死力越膽智過人自負豪傑而比汪直得
封爵既罷復結李廣謀起用士大夫以其破敗名檢咸
鄙質實瑪克略舊作野也克力今改伊

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以日晷乞休帝眷留之三疏乃許溥在內閣十二年
值帝方向治所言多聽從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為昌
國公張繼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卽位以來未有內
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不敢奉詔占城奏安南侵擾
帝欲遣大臣往解溥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若
遣使萬一抗命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則坐耗中國非計
之得也于是罷不遣溥性凝重有度從容
輔導遇大獄必委曲調劑天下陰受其福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以災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于是大學
士劉健等言近年以來災異頻仍而清寧宮之災為尤

異恐議者或謂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謂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修德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此熒惑聖聽妨蠹聖政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徵斂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采擇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實宗社生民之福疏入帝嘉納之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中何孟春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庫番經廠內官監連年災或問孟春何以前知曰余不曉占書宋紹興中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後果延燒官民舍十之七八予憶此事而云然耳不意其驗也

質實 宮陸鈺病逸漫記本太子所居之宮軍器庫劉若愚燕史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之東街南曰尚衣監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麪局曰內織染局其後臨河有梓潼廟曰火藥局卽兵仗局之軍器庫也番經廠燕史云念習西方梵唄經凡有佛事本廠內官易番僧帽衣紅袍黃領黃護腰蓋廠亦設于內府何孟春字子元

人 郴州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猶賜祭

詔臣交結李廣賄賂公行
實為律所不宥孝宗得其
簿籍方下法司按問乃因
鶴齡之解遂寢其事則所
謂黃白之米必又入鶴齡
之家貪風何由而遏法紀
尚安在乎至羅玘以其皆
部寺將帥之官嫌于暴白
尤為非理蓋大臣而至于
肅附奸璫已不知以廉恥
自勵正當申憲典以儆羣
邪若僅密諭引退或假他
事罷黜則罪狀轉致不明
又豈足以示懲勸哉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于萬
歲山亭成幼公主殤宮復災日者調建亭犯歲忌太皇
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
死帝疑廣有異書遣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籍多文武大
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
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
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張鶴齡求解時方以宮災求直
言編修羅玘因言今日之事如癭瘤割之去易而身危
消之去遲而身安竊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
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丙魏姚宋
方召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有方召丙魏之
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衰乞密諭
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
之禍章下所司而言者猶訐大臣不已又未得賄籍主
名各以意揣論劾有及尚書周經者經素剛介憤甚上
疏曰昨科道劾廷臣奔競李廣闌入臣名雖蒙恩不問
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夫人奔競李廣冀其進言左右
圖寵眷耳陛下試思廣在時曾言及臣否且賄籍具在

乞檢有臣姓名否更嚴鞠廣家人臣如有寸金尺帛遺
廣或嘗一造其門即治臣交結之罪斬首市曹以為奔
競無恥之戒若無毫毛干涉亦乞為臣洗雪否則含汙
忍垢即填溝壑臣目不瞑帝命所司知之廣雖懼罪自
殺然帝猶憐廣詔予祠額祭葬大學士劉健以廣賊跡
昭著爭不當予乃罷給祠額仍撰文賜祭○是時中官
以賜祭聞者又有餘杭何鼎鼎以冤死時論頗哀之先
是壽寧侯張鶴齡侍內庭宴帝如則鶴齡倚酒戴帝冠
他日復窺御帷鼎因訴鶴齡無人臣禮帝怒鼎妄言下
錦衣獄李廣遂承中宮旨杖殺之已而帝追思鼎賜祭
勒文**質實**馬汝驥西元集萬歲山在子城東北元武門
于碑外為大內之鎮山高百餘丈週迴二里許林
木茂密一名百果園毓秀亭在壽明洞之上按萬歲山
有二一即瓊華島今白塔山是也注詳宣德三年其一
即此乃今之景山也

發明

朝廷之有賜祭賜祠所以優恤賢勞獎勵忠蓋
特為隆典非其人曷克當此若以是加之宦豎

非特濫假名器轉使節終崇禮為不足重輕矣李廣
之擅權納賄自知不可倖逃竟以仰藥死揆之國憲
漏網實多乃孝宗惑于司禮監之請雖劉健抗疏執
爭猶命撰文賜祭其始終憐廣之意可謂迷而不悟

矣觀其即家求索異書猶是廣素曰以符籙禱祠獻媚所致小人之蠱惑君心迎合固寵可勝咎哉

免畿內租

順天廣平順德河間保定五府以旱災告乃命免租四萬七千八百餘石是年免山西陝西廣西廣東被災稅

十一月給事中吳仕偉請罷鎮守中官不聽

李廣既以賊敗仕偉因疏論宦官不可用乞盡召回鎮守中官帝不能從也然是時中官出鎮者帝屢申諭戒飭之福建鄧原浙江麥秀河南藍忠宣府羅清頗以廉潔愛民稱特賜敕獎勵

質實

吳仕偉宣平人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下御史胡獻于錦衣衛獄謫藍山縣丞

獻言屠瀟爲吏部尚書王越李蕙爲都御史皆交通中官李廣得之廣得售奸皆陛下任廣太過也雖廣事既往然當慎于將來而見今弊政有不可不革者京通二倉總督監督中官每收米萬石人索白金十兩以歲進

未己

四百萬石計之人四千兩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焉用
中官願賜罷遣總兵坐營等官勒令京操軍士辨納月
錢乞嚴革以蘇其困東廠校尉本以緝奸邇者但為外
戚中官泄憤報怨如御史武衛忤校尉壽侯張鶴齡及太
監楊鵬主事毛廣忤太監章泰廠校推求細事誣以罪
名舉朝皆知其枉無一人言者臣亦知言之必為所陷
然臣職言官弗敢默也疏入鶴齡泰各疏辨會給事中
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罪彬亦許易遂下獄易錦
衣衛獄獻尋謫官

質實

胡獻字時臣揚州興化人李蕙
字德馨當塗人武備沂水人毛

久之易乃得釋
廣平湖人胡
易寧都人

十二年春正月遼東總兵官李杲等誘殺朵顏三衛人以
捷聞

成化末韃靼別部諾海擁三萬眾攻殺三衛頭目巴延
等掠去人畜以萬計朵顏三衛乃相率攜老弱走匿邊
圉勢衰久不振自小王子及和碩相倚日彊為東西諸
邊患遼塞屢失事杲與巡撫張玉鎮守中官任良欲冒
功掩罪策三衛積弱可欺乃令都指揮崔鑑王璽魯勳
設酒席誘其來市者三百餘人盡殺之而奏捷于朝者

三詭稱三衛分道入寇官軍禦之前後斬馘若干廷臣以三衛安輯久頗疑果等詐顧未有以發也既而朵顏諸部來貢訴其事乃命副都御史顧佐往覈久不報科道官請亟治果等欺飾罪馬文升亦屢以爲言帝乃趣佐速報明年佐還勘果等罪實鑄鑑璽勳官一級敕責果等尋取良回予果玉致仕于是科道官爭言果玉欺飾罪當顯戮而優以致仕之禮恐三衛聞之積憤反側非所以警邊臣懲有罪帝不問朵顏諸部恨次骨遂北結和碩請爲復讐數犯廣寧寧質實寧遠元錦州及瑞遠諸衛所由是遼塞益報警矣

質實

前屯中屯二衛宣德三年分二衛地置寧遠衛屬遼東都指揮使司本朝康熙二年東割塔山所地入錦縣西盡併前屯衛地改爲寧遠州三年屬廣寧府四年改屬錦州府張玉吳橋人顧佐字良弼臨淮人○諾海舊作鄂孩

發明

邊將之習爲欺詐自古已然非申嚴軍律無以

聞冒功掩過其罪實不容誅乃被劾勘得實僅予果等致仕鑄級法紀可謂蕩然孝宗性固寬仁意存姑息遂致疆事日非邊圉多警良可慨耳厥後都指揮僉事張斌仍踵李果故智掩殺無辜飾詞誑奏而朱

暉史琳之徒諱敗冒功效尤者
且比比也師律顧可弗慎歟

夏四月前禮部主事楊循吉請復建文君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後太宗入繼
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
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
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行
○前六年春給事中吳世忠請卹建文殉節諸臣畧云
昔靖難時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鄉公瑾魏公冕顏
瑰齊泰黃子澄等皆仗節以死至今未及褒表實爲闕
典仁宗皇帝之初卽赦孝孺等子孫明著詔書稱其忠
義此祖宗所已行者伏乞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美
諸臣賜爵諡崇廟食錄其後人復其族屬爲忠義勸疏
入亦爲部議所格

質實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

禮部右侍郎程敏政下獄

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舉人徐經唐寅預作文與試題
合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乃下景經寅獄時榜未發
詔敏政毋閱卷其所錄者令東陽會同考官覆核二人
卷皆不在所取中東陽以聞帝意欲置之而給事中林